

禪苑蒙求卷之中

能仁雙趺

傳燈一

梵云釋迦此言能仁溼粹經

正定於正受中忽熱心驚舉身戰慄從定中出見諸山地皆大振動即知和來已入溼粹於是將諸弟子尋路疾行悲哀速往正滿七日遂至狗尸那城右遶寶棺七匝盈目流淚說偈讚嘆其偈云世尊我今夫苦有情亂昏闕迷濁心我今為禮世尊頂為復哀禮如來肩為復敬禮大聖手為復悲禮如來腰為復敬禮如來臍為復深心禮佛足何因不見佛溼粹唯願示我敬禮處世尊大悲即現半輪相出於棺外曰承迎葉從千輪輪放千光明佛照十方一切世界然後還自念相謂曰故

禪苑蒙求卷之中

能仁雙趺

傳燈一

梵云釋迦此言能仁涅槃經

爾時迦葉與諸弟子在耆闍崛山入于正定於正受中忽然心驚舉身戰懷從定中出見諸山地皆大振動即知如來已入涅槃於是將諸弟子尋路疾行悲哀速往正滿七日至狗尸那城右邊寶棺七匝盈目流淚說偈讚嘆其偈云世尊我全大苦痛情亂昏悶迷濁心我今為禮世尊頂為復哀禮如來肩為復敬禮大聖手為復悲禮如來腰為復敬禮如來臍為復深心禮佛足何因不見佛涅槃唯願示我敬禮處世尊大悲即現千輻輪相出於棺外回示迦葉從千輻輪放千光明徧照十方一切世界然後還自入棺封閉如故

達磨隻履

傳燈三

初祖自付法傳衣之後凡九載

示有涅柁葬於熊耳山吳坂後三年有
翅使宋雲奉使西域遇見祖於葱嶺手携隻履語
來雲曰汝主已厭代我皈西國去雲初不解既皈
帝果崩遂聞奏後魏孝莊帝帝乃令發塔但見一
履遂奉勅取於少林寺供自開元十二年被竊去
墓華嚴寺中後亦失所在

盧能賣薪

傳燈五

盧能大師俗姓盧氏三歲喪父

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棄師樵采
以給一日鬻薪於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悚然有省直抵黃梅東山五祖見而
器之

懶融負米

四祖法嗣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

會元二

陵人也姓常氏年十九學通

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
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
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鳥
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
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
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
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
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
無所顧祖問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
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
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
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
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
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菴

遂引祖至庵前遶菴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
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
語少選祖却於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視之竦然
祖曰猶有這箇在未曉乃誓首請說真要祖曰夫
百千法門同皈方寸河沙妙德惣在心源一切戒
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
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
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塵曠
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
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
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然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
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
快樂無憂故名為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
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既不許

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
好醜起於心々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
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
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
汝々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
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双峯終老師自介法席
大盛唐求術中徒衆之衆師往丹陽緣化去去山
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
時不闕三年師會元二璨大
黃蘗吐舌會元三百丈大智再參馬祖々見來豎
起拂子丈云只觸此用離此用祖以拂
子掛旧處良久云汝以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
亦豎起拂子祖云只觸此用離此用丈亦掛旧處
祖便振威一喝丈大悟直得三日耳聾後黃蘗來

參學此遂聞吐舌大訝直豎三日

丹霞掩耳

傳燈十四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初參石頭因緣相契躬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

石頭告衆曰來日刻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與童行各備鐵鑊刻草唯師以盆盛水洗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方與說戒法師乃擗耳而去後謂馬祖入僧堂騎聖僧頃衆皆驚呼祖見之曰我子天然下來師下作禮曰謝賜名

龍牙行拳

悟本法嗣 龍牙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着力傳燈九七 師曰如無手人發行拳始得

俱胝豎指

天龍法嗣 務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始以傳燈十一 庵居以尼實際激厲其志方

有慕大之心俄然天龍至菴因是具陳實際到菴之緣扣之天龍豎一指示之師即領悟將示寂之

秋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奄化

提婆赤幡

碧巖二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初得法已至巴連弗城 聞諸外道欲障佛法

許之既久大士乃執長幡入彼衆中其幡八尺竿長丈二於彼而立更不移步外道曰汝何不前曰

汝何不後外道曰汝似賤者曰汝似良人外道曰汝解何法曰汝百不解外道曰我欲得佛曰我灼

然得外道曰汝不合得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外道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

我無我故自當得佛彼既辭屈乃問曰汝名何等曰我名提婆外道素聞其名乃悔過致謝梵曰提

婆此堂開 會云云

玄沙白紙

會元七玄沙令僧馳書僧上，雲峯之上堂開緘，見三幅白紙，乃呈示大衆云：會

麼良久云：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飯舉似玄沙。沙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

茂源掩鼻

性空法嗣天台平田普岸禪師嘗訪歙傳燈十五州茂源和尚，源才起迎，岸近

前，把住云：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岸放開云：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云：著甚死急。岸云：若不是師，不免諸方檢點。

石霜咬齒

傳燈五石霜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咬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峯曰：

先師咬齒意旨如何。峯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語。又問：雲蓋下口，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讎。師

汾陽六入

會元十一汾州太子院善照禪師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并汾池苦

寒，師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太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墜堂而去。師密記以褐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

洞山三字

雲岩曇晟嗣洞山曰：貪嗔癡太，無知賴碧岩九我今朝識得，伊行時便打

坐時便捷，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神昇諷曰：古人與麼道，神昇則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時即往坐時，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招慶煎茶

道閑法嗣

王太傳入招慶煎茶時朗上坐與明招把茶銚朗翻却茶

銚太傳見問上坐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太傳云既是捧爐神為什麼翻却茶銚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二朝太傳拂袖便去明招云朗上坐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糲朗云和尚作麼生招云非其人得其便

雲岩拂地

藥山儼法嗣

雲岩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傳燈十四區生師云須知有不區

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

禪鑑符識

青州應記

大陽玄法嗣

續太陽處○僧寶傳第十

人李氏子也移住投子云云初開山慈濟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色未幾青領院事

首山綱要

風穴法嗣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綱宗得

妙無入識運機非打破鳳林關瑤性著靴水上立塵泥咄哉巧女兒分陽曰妙擯梭不解織無間巧省他鬪鷄人旁觀審騰自傷水牛也不識全露頭角

明安宗旨

僧寶傳十三

語路句失宗旨機昧終始

者謂當機暗昧只在語中宗旨不圓句々須是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始得妙旨密圓也

法華赴齋

僧宝二十

法華志言大士者真知其所

從來初見之於景德寺七俱胝院梵相
音古直視不瞬口啄衮衮不可識相傳言誦法華
經故以為名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
下寒心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度請
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且上道衣凝立次待俄馳
奏言法華自右腋門徑趨至寢殿待衛呵止不可
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坐
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為言
侵尋晚暮嗣息有無法華其一决之師索筆引帋
連書曰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
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蹶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
前言也

德普預祀

夾山善會嗣 禾山德普禪師元祐五年
僧宝傳廿九 十二月廿五日謂左右曰

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為徒靈設吾若死汝
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辨祭象以其老又好戲語復
云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帟寢堂
坐師其中置祭讀文跪揖上食師飲食自如自閉
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為之至明年元旦祭絕曰明
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不止師安坐焚香而化
長沙猛虎 南泉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與仰山
傳燈十 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者箇
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山云汝作麼生用
師攔胸一踢踢倒山起來云你直下似箇大虫自
此諸方号 會云三 百丈野明 師上堂 師入
為岑大虫

百丈野狐

會元三

百丈禪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眾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云汝問老人曰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三僧法送師令維那白椎告眾食後送三僧大眾聚議一眾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眾至山後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々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云將

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為山舉問仰山仰云黃蘗常用此機為云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為曰如是々々時為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扇門三下司馬曰太庵生座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汾陽師子

會元十一

汾州上堂謂眾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咬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為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

江西馬駒

會元三

馬太師諱道一生漢州什仿姓馬氏六祖謂南岳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生一馬駒子踏殺天下人師道行江西時人稱之為馬祖

紫胡獐狗

南泉法嗣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一日

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也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嚶々々

三聖瞎驢

臨濟法嗣臨濟臨遷化時據坐云吾滅

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三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然示寂

懶安白牯

百更海法嗣福州長慶大安禪師號懶

藥山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百丈禮而問曰

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

識得後如何文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

如何保在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容犯人苗

稼師曰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為山

師躬耕助道及祐飯數眾請接躡住持上堂汝諸

人恣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

傍家走避渴鹿赴陽酸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

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眾生之

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為

山卅年來與為山飯稻為山屎不學為山禪祇看

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總犯

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詮今變

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

終日露地大地趁亦不去

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也云真師子兒作大師
子嗎子嗎曰太師魯來否山云魯魯來否

長慶淘金

雪峯法嗣長慶僧問衆生淘金誰是得
會元七者師曰有伎倆者曰學人遇

得也無師曰大遠在東山曰中山來公問云太師

伏牛下書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與大家送書與
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

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此
外更有甚麼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國師云馬大師即恁麼不審和尚此
間如何國師曰三点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後隱
于伏牛山此二句心字也

惠然透網

傳燈十二鎮州三聖院惠然禪師問雪
峯云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峯云待你透

出網來即向你道師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
也不識

希運持鬚

會元十一見前
黃蘗一掌之下

傳明散衆

船子法嗣夾山會禪師謚傳明大師
傳燈十五散衆之事見船子得鱗處

慈受棄徒

會元十六東京惠林懷深慈受禪師祝
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

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
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屢滿戶外蔣山佛鑑勸禪師
行化至退師引巡察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
街坊為甚麼祇有一人師云多虛不如少實鑑云
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為神霄宮道土因
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

休師云其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情女商魂話
反覆窮之大豁疑碍呈鴉曰祇是旧寺行履處等
閑舉著便請訛夜半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
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
焦山

三峰玉瑄

會元十一臨濟行脚時到三峯平和尚
處平問甚處來濟曰黃蘗來平曰黃蘗
有何言句濟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
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濟曰直透萬重
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濟曰龍生
金鳳子衝破碧瑠璃平曰且坐喫茶

大哥金鋤

青林度嗣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北人
會元十二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
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無

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佗遊遂作園頭一
日飯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云種菜來
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來種師云金鋤不動
玉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梨師應
諾林曰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
樹豈受我耶林曰不受我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
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我知不受我師云祇
為不曾見所以不受我林曰如是々々初住南岳
蘭若未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主馬氏出城延
接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意師云好大哥御駕
六龍自古秀玉銜桃仗出金門王大喜延入天冊
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玉金來離天子手金箱豈詐外人知問不落機闕
請師便道師曰湛月透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

來日即今問和尚師云好大哥雲綻不須落九尾
怒君殘壽速飯絲師以蠻夷作乱遂離來山至襄
州劍石門寺再振玄風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
曰三箇孫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師
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云好大哥
德山行棒傳燈十五朗州德山宣監禪師凡見僧
遇僧到參多以拄杖打臨濟問之遣侍者來參德
山若打汝但接取拄杖當胸一柱侍者到方禮拜
乃打侍者接得拄杖與一柱師飯方丈侍者廻舉
似臨濟云從來疑避箇漢
臨濟下喝天眼目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人
天眼目云師謂僧曰有時下喝如探竿
王寶劍有時下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下喝如探竿

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
師便喝

趙州布衫傳燈十趙州僧問方法飯一一歸何
處師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普化直裰傳燈十普化一日於街市中就人乞
直裰人皆與之師俱不要臨濟冷院主

買推一裹師飯來濟云與汝做得箇直裰了也師
便自擔去繞街市叫云臨濟與我做直裰了也我

往東門遷化去市人競隨看之師云我今日未來
日往南門遷化去如是三日人皆不信至第四日

無入隨着獨出城外自入棺內倩路行人釘之即
時傳布市人競往開棺乃見全身脫去祇聞空中

鈴響隱隱

隱而去

佛日茶籃

會元十三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行脚時到夾山夾山一日普請次維那命師送茶師云某為佛法來不為送茶來那云和尚令請上座師云和尚即得師乃將茶去作務處見夾山遂撼茶椀作聲山不顧師云釀茶三五椀意在鑊頭邊山云餅有傾茶勢籃中幾箇漚師云餅有傾茶勢籃中無一漚便傾茶太衆俱以目視之師云太衆鶴聖元師不言山云路逢死地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來師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大衆已有人也飯去來乃住普請

道者酒盞

林間錄下

宗道者不知何許人往來舒勸問多留於投子性嗜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飽以醇醪居一日方入浴聞有尋宗者度其必送盞至課而出得酒徑去人皆大笑而

宗微然不作嘗散衣下山有逆而問者如何是道者家風對云袈裟裹草鞋意旨如何曰赤脚下相城陳退夫初赴省悻過宗戲問曰唯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即得莫測其言也而退夫果以第三名上第時彥作魁於悟無時之語宗見雪竇而起放自如言法華之流也

香林一燈

雲門法嗣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傳燈也僧問如何是空內一盞燈師云三人證龜成鼈

賢女三物

會元十七

賢聖女姊妹同遊屍陀林一姊指屍曰屍在這裏人在甚處諸姊諦觀悉皆悟道感帝釋雨花贊歎曰諸姊有何所須我能給施女曰我家四事七珍具足唯要三般物一無根樹一妹一無陰陽地一妹一不呼不應谷一

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此三物我實無
之遂同往見佛佛言我諸弟子不解此義唯諸菩
薩乃解此義

石頭碌磚

青原法嗣南岳石頭希遷禪師於唐天
傳燈十四寶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

石狀如臺乃結菴其上時号石頭和尚僧問如何

是禪師云碌磚問如何是道師云木頭

雲門屎撮

雲門錄僧問雲門如何是佛師云乾屎撮

二僧卷簾

傳燈廿四法眼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
指簾時有二僧同去卷簾師云一得一失

三老翫月

會元三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翫月
次祖曰正當與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修

行丈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禪飯

海唯有南泉獨超物外

惠滿二針

傳燈二相州隆化寺惠滿禪師志存
儉約唯齋二針冬則乞補夏則捨之自

云一生心無怯怖身無蟲虱睡而不夢常行乞食
住無再宿所至伽藍破紫製履

古德三轆

會元三藥山惟儼禪師一日馬祖問子
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

一真實存祖曰子之所得可謂恻於心体布於四
肢既熱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去

演師禮字

五祖法演禪師在受業寺逐字禮蓮經
一夕遇屎字欲唱禮遽疑乃白諸老宿

曰如何屎字亦稱為法寶其禮至此疑不自解老
宿曰擗汝所問可以南詢汝正
是宗門中根器也祖遂南遊

行者唾佛

會元六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其甲無對

東坡解帶

東林弟子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

坡居士到面前師云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居士曰暫借佛座四大為坐榻師云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云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為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病骨難堪玉帶圍銚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娘院奪得雲山印

衲衣此帶闕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伴狂老萬回

裴休納笏

黃蘗弟子石霜諸禪師裴相國來師禪林類聚十七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為珠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

裴老氏衣

精山聰法嗣雲居裴老夫住棲賢群將僧寶傳中貪墨師不忍以常住物結

情因傳事有讚於群將民其衣乃寓太平庵任廟聞其道行復以僧服寵銀鉢盂再領棲賢入院有偈曰無端被讚枉遭迷半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飯三峽寺幾多道好幾多嘆

芙蓉東髮

投子青法嗣芙蓉道楷禪師大觀元年僧寶傳中開封尹李孝壽奏楷道行

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即賜紫伽梨号定照禪師
云後遭罪著絳掖束髮○楷焚香謝恩罷上表辭
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祇候譚禎賜臣定照
禪師号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也即時焚香
拜座仰祝聖壽訖伏念臣行業迂踈道力綿薄常
發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此意積有歲年庶幾如此
傳道后来使人專意佛法令雖蒙具恩若遂忝冒
則臣自遠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称陛下所以命
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祇受伏聖慈察
臣微悃非敢飾詞特賜俞允臣没齒行道上报天
恩下不聞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旌善之意而
楷確然不回開封尹具以聞上怒以付有司有司
知楷忠誠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悴有疾乎楷
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即於免罪譴楷

曰豈敢僥倖而求脫罪譴乎更大息於受罰者絳
掖編管淄州都成道俗見者流

思大吞佛

北齊惠文弟子 宝誌令人傳語與思大曰
會元二

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有何
衆生可度

大士講經

傳燈北七 梁武帝請傳大士講金剛經
大士總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武

帝愕然志公問陛下這會麼帝云不會志公云大
士講經竟

老盧幡動

會元七 六祖自傳衣之後至儀鳳初屆
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

祖寓止齋廡間因風揚刹竿幡動聞二僧對論云
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數回曾未契證祖云可容

俗士預高論不僧曰試為說看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僧於言下大悟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

僧伽鈴鳴

會元十一

伽耶舍多初見十七祖僧伽

汝持圓鑑意欲何為舍多童子乃以偈答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父母以其與難提應對有異遂使之出家難提受之携還精舍他日風撼其殿之銅鈴鏘然發聲復問曰鈴鳴乎風鳴耶答曰非風非鈴我心鳴尔

麻谷振錫

馬祖法嗣

麻谷持錫到章敬遠禪床三

傳燈五

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

是々麻谷又到南泉遠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々々麻谷云當時章敬道是和尚

為什麼道不是泉云章敬即是々々你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普化搖鈴

傳燈十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

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真訣而佯狂出言

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此地行化或城中或塚間

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

面來旋風打虚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

曰捻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云來日大悲院裡

有齋僧回舉似濟云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凡見人

無高下皆振鐸一声時号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

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曰乞我一

錢師嘗於闐闐間搖鐸唱云覓箇去處不可得時

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處師曰汝從甚麼

處吾無語師製手便去

隱山晦迹

馬祖法嗣潭州龍山禪師亦名隱山洞

者憊行經長沙菴山之下見溪流菜葉价即瞻峯
密深透謂密曰箇中必有隱者乃並溪而進十許
里有老僧癯甚以手加額呼曰此間無路汝輩何
歸而至价曰無路且置庵主自何而入曰我不曾
雲水价曰庵主住山幾計時曰春秋不涉价曰庵
主先住耶曰不知价曰為什麼不知曰我不曾入
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尔住山曰我見泥牛闖入
海直至而今無消息价即班密之下而拜之問如
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又問如何是主中主
曰長年不出戶又問主賓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
波又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清風拂白月价每
拜來依止老僧笑云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

万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於其
自焚其庵深入三層峯

洞山除名

曇晟法嗣洞山將圓寂謂眾云吾閑名
傳燈十五世誰為吾除得衆皆無對時

沙弥出曰請和尚法号師曰吾閑名已謝

廬陵米價

會元五青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云廬陵米作什麼價

偃溪水聲

會元七玄沙因鏡清來參問學人乍入
叢林乞師指箇入處沙云遠聞偃溪水

聲麼清云聞沙云從者裏入清忽大悟

大士側坐

双林傳云善惠大士受武帝請於重雲
殿講三惠般若王公貴人或見大士坐

不正問曰何不正坐答曰
正人無正性側人無側心

道者橫行

德山遠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

會元十五 軍人也操行清苦徧游師
席以明悟為志參德山見山上堂顧視大眾曰師
子嘖呻象主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所解山曰子
作麼生力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
豆豆與語喜其超邁目擊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
分座四方英納敬異之

智岩懸囊

牛頭融法嗣 牛頭山智岩禪師者曲
會元二 河人也姓華氏弱冠智

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為即將常以弓
挂漉瀘水囊隨行取至汲用累從大將往討頻立
戰功唐武德中卒四十七遂乞出家

惠忠掛鐺

牛頭智威嗣 惠忠禪師平生一衲一鐺
會元二 常有供僧穀兩廩三虎為

之宗靈異甚夥度人亦甚眾

佛日豆爆

雲居膺法嗣 佛日禪師參夾山之間什
傳燈二十 麼處來師曰雲居來山曰

即今在什麼處師云在夾山頂上山曰老僧行年
在坎五鬼瞞身師上階禮拜山問閣梨與什麼人
同行師云木上坐山曰何不相看師云和尚看
他有什么山曰在什麼處師云在堂中山相共下堂
師乃取拄杖擲山前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云非
五岳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弥山得來否師云月宮
亦不逢山曰恁麼即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
家從人得堪作什麼山曰冷灰裏有二粒豆爆喚
維那來明窓下安排着
傳燈十五 石霜諸禪師初造大為願藉
典座 各彼作勤勞杵臼間甚久祐見之歎處

曰檀信物不可拋撒曰不敢拈俯拾得一粒曰此非拋撒者耶師擬對之拈曰勿輕此一粒百千粒從此粒生日即如是此粒從何生乎拈為大笑明日陞座曰大衆米裡有蟲

惠可了心

傳燈三初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為惠可說法祇教所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

墻壁可以入道師種人說心性理道未契祖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師云我已息諸緣祖曰莫不成斷滅去否師云不成斷滅祖云何以驗之去不斷滅師曰了心常知故言之不可及祖云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

瑞岩惺惺

台州瑞岩彦禪師一生常坐喚喚至人公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向後莫被及人欺

購終有僧到玄沙舉似沙云一等是精靈也甚奇

怪沙復云何不且在彼中僧云已遷化了沙云而今喚應否僧無對沙云蒼天々々

慈道鐘破

文殊出明與聖真齊

文悅盆傾

大愚守芝嗣雲峯文悅禪師坐後架々僧室傳下下東破桶盆自架而墮忽

開悟顯見芝從前用處走捨伽梨上寢堂芝迎笑云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一粒不勝枚舉古不和與子之翁年不難勤八年不野非美多粉古不和與子之翁年不難

官人千衆

普人致更

惠安單字

華嚴經四之

清涼十願

華嚴第四之祖

清涼國師澄觀字大休會

誓人姓夏侯氏即以十事自勵日休不損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碍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眼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義之絲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云見六學僧傳

達磨四行

傳燈三十

達磨大師畧辨大乘入道四

行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會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飯真疑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之理入行入者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

法之行云何報冤行謂修道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知甘心忍受都無冤訴經云逢苦不受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傳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真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也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貪著名之為求智者悟真理將俗久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万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累交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舍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

知無求真為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者
性淨之理自之為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
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
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
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悵惜達解三空不
倚不著但為去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為自行
後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
然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為稱法行
長髯功德 傳燈十四長髯曠禪師初參石頭之間
甚麼處來曰大庾嶺頭來曰嶺頭一鋪
功德成就也未曰成就了只欠點眼曰莫點眼否
曰便請石頭垂下一足師便禮拜曰見什麼道理
禮拜曰如紅青無髮狀中藥本末未詳
爐一點雪何藥及許歸野山入林又苦却當自

黃梅佛性

傳燈十三五祖大滿禪師因有二居士
姓盧名惠能自蘄州來參師云汝自何
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
人無佛性若為得佛曰人有南北佛性
是異人迺呵曰著槽廠去能禮人而退便入於杵
臼之間服勞

善財採藥

會元二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採將
來善財拈起一枝草度與文殊々々接
得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大慈識病

百丈法嗣杭州大慈寰中禪師示衆云
會元四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
有僧出師便飯方丈

馬祖展足

傳燈八鄧隱峯一日推車次馬祖展脚
在路上坐峯云請師收足祖云已展不

縮峯云已進不退迺推車碾損祖脚祖飯法堂執
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峯便出於祖前
引頸祖迺置斧

大覺引頸

禪林類聚十七

魏府大覺禪師僧問學人

杖鎊鉞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便引頸

靈祐踢瓶

會元九

百丈海禪師因司馬頭陀自湖
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

為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
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
人彼是肉山居徒不盈千丈曰吾眾中莫有人住
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為第一座丈令侍
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聲歎一声行數步陀
曰不可丈又令喚靈祐禪師太時為典座陀一見

乃曰此正是為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
吾化緣在此為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
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恭居上首典座何得住
持丈曰若能對眾下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
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林曰不可
喚作木揆也丈乃問師何處師曰淨瓶便出去丈笑
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絕巖無
人煙猿猴為侶橡栗充食經于五七載絕無來者
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為利益於人既絕往還自善
何濟即捨庵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蛇虎狼豹交
橫在路師云汝等諸獸不用攔吾行路吾若於此
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吾若無緣汝等不用動吾
從路過并任喫言訖蟲虎四散去師乃回庵未及一
載安上座卿也懶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安曰

其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即不
不造粥便放某甲下前後山下居民稍知之率
衆共營梵宇連師李景讓奏号同慶寺相國裴公
林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

寂子撲鏡

仰山名惠寂 傳燈十一 仰山因為山送一面鏡來
接得上堂云且道是為山

鏡仰山鏡若道是為山又在仰山羊裡若道是仰山
底又是為山送來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
三問衆無對遂撲破

悟本鑲頭

曇晟之法嗣 會元十三 洞山與密師伯鋹茶園師
擲下鑲頭曰我今日一点

氣力也無密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師曰汝將
謂有氣力底是

烏曰杓柄

馬祖法嗣 會元三 烏曰和尚問僧近離甚處曰
定州師云定州悟道何似這

裡曰不別師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云棒
頭有眼不得草人打人師云今日打著一箇也打
三下僧便出去師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
杓柄在和尚手裏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
前奪棒起師三下師曰屈棒人曰有人喫在師
曰草人打著箇漢僧禮拜師云卻與麼去也僧大
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

良禪破關

傳燈十七 良禪容問欽山一鏃破三關
時如何山曰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

則知過必改山云更待何時良云好箭放着所在
便出山云且來關黎良與首山把住云一鏃破三
關即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山打七棒云

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女子出定

會元一諸佛要集經文殊尸利欲見佛到諸佛集處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三昧文殊尸利入禮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尸梨汝覺此女人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尸梨即彈指覺之而不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覺投手牽亦不可覺又以禪足動三千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殊尸利白佛言我不令覺是時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是中有二菩薩名棄諸蓋即時從下方來到佛所頭面禮足十面而立佛告棄諸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即時彈指此女從三昧起文殊尸利白佛以何因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棄諸蓋菩薩一彈指便

從三昧起佛告文殊尸利汝因此女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女人因棄諸蓋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故汝不能令覺頌家謂網明菩薩乃傳燈錄所載未詳按何經論檢藏乘不見所出祖庭事苑

曇照叫苦

南泉法嗣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會元四活人及臨終叫苦人闍羅

老子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

亡僧索命

聯燈五塩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為主事未暇修行竟容七日得杳使曰待為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來覓其

僧不見後有人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擬抵他洞
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大容林蟬

蘇軾來死漸苦曰某甲也為生事未即

古德爛杏

禪林類聚十七僧問白兆和尚如何是万
行兆云今年桃核也無說什麼爛杏

翠岩把梢

慈明法嗣福州海善侍者慈明高弟當
林間錄下時龍象數道吾真揚岐會然

皆推服之嘗至金鑾真點胸云開法於翠岩嘗曰
天下佛法如一隻船大寧道寬師兄坐頭南禰頭

在其中可真把梢去東也由我去西也由我善公
尋還七閩云

風穴據令

善哉吳太人因藥指益善

石鞏趁鹿

會元三石鞏昔為戈者因逐群鹿從馬
祖庵前過問祖曰和尚見鹿過不祖匿

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曰解射祖曰汝
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

尚莫解射不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
一群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一群祖曰汝既知如

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真是無下手處祖
曰者漢曠卻無明煩惱今日頻息師即毀弓箭截

髮投祖出家云五

南泉斬猫

傳燈八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猫兒
師見提起云道得即不斬衆無對師斬

猫兒為兩段不

祇林揮劍

求泰端法嗣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
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木

有僧參禮便云魔來也々々々以劔乱揮飯方丈
如是十二年後置劔無言僧問十二年後為甚麼
降魔師云賊不打貧兒家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
魔師和賊不打貧兒家

藥嶠抽刀

石頭法嗣 藥山與雲岩遊山腰間刀響
會元五 岩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轟

口作斫勢

實際頂笠

馬祖法嗣 俱胝禪師初住菴有尼實際
到菴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云道得即

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云日勢稍晚
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去

惠圓腰包

惠圓上坐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
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為師性椎魯然勤

渠祖道堅坐不卧居數歲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

寺每以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自陋舉止乖疎皆戲

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

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箇交々々萬兩黃金也合

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

衆傳至照覺大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

於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照覺東林長老

上座鼻孔

鼓山問乎上坐父母未生前鼻孔在甚
麼處乎云師兄先道山去只今生也鼻

孔在甚麼處乎不肯山云你作麼生乎云將手中

扇來山以扇度與之再問乎點置之山遂打一拳

翠岩眉毛

雪峯存法嗣 翠岩夏末示衆云一夏已
會元八 來為兄弟說話看翠岩眉

毛在甚處

麼

杉山拈尺

禪林類聚十七 杉山禪師一日與龐居士

見師云見箇什麼士杉山師云不得道著云爭得

不道師拋下尺子居士云有頭無尾得憎師云不

是者老子今自還道不及什麼處師云有頭無尾

處士云強中覓弱即得弱中覓強即無師把住云

這老漢就中無活處無活處

義存斫槽

會元七 洞山一日問雪峯作甚麼來峯曰

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峯休去汾陽

代云某甲且困也

座主鬼窟

傳燈十六 監官因有講僧來參師問云

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々無盡畧說則有四種

法界師豎起拂子云遮箇是第幾種法界坐主沈

吟徐思其對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

下孤燈果然失照々々々

夾嶺鳳巢

龍潭信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至

以書抵安誠使者曰此僧得書不發明自當來發

之不來也安得書果置之不答使者具以告夾山

夾山曰且暮必至矣俄報安至夾山望見呵曰鷄

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安乃問曰自遠趨風請師

三接夾山曰目前無閣梨此間無老僧安曰錯夾

山曰住住且莫草草恣恣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

斷天下舌頭則不無閣梨爭救無舌人解語乎安

茫然不知答夾山以杖

擊之安因茲服膺數歲

泐潭苦瓜

龍潭信法嗣 傳燈十五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有僧新到師謂曰其中事即易

不_レ落_二其中事_一始終難道僧曰某甲在途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云苦瓜那堪待客

香林甜桃

義玄拄鐮

傳燈十一 臨濟普請鋤地次見黃蘗來拄鐮而立蘗云這漢困那師云鐮也未

舉困箇什麼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蘗喚維那維那扶起我維那近前扶云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蘗纒起打維那師鐮地云諸方火葬我這裡一時活埋

惠寂挿鋏

傳燈十一 鴻山忽問仰山甚麼處來仰山曰田中來為曰田中多少人仰挿鋏而去

立為曰今日南山大有入剎茹仰舉鋏而去

靈源真告

黃龍祖心法嗣 黃龍佛壽禪師名惟清字覺夫號靈源叟臨終前十

日自作無生常住真版告銘曰賢卻第四尊釋迦

文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孫惟清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即空初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

以正因一念為所宗兼是願釋迦之遠孫其号靈源叟據自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尔

臨濟無位真人傳大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唯證乃知餘莫能測者歟所以六祖問

讓和尚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

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即

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汚染是諸佛之所
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茲蓋獨標清淨法身以
遵教外別傳之宗而棟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
者然非無報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頓
見法身則滯汚染緣乖護念旨理必警首耳夫少
室道行光騰後裔則有雲門偃奮雄音絕唱於國
中臨濟玄振大用大機於天下皆得正傳母咸宗
奉惟清望臨濟九世孫也今宗教衰喪其未盡絕
滅者唯二家微派斑々有焉然名多媿實顧適當
危竒而朝露身緣勢迫晞墜因力病釋俗從真叙
如上事以授二三子吾委真後當用依稟觀究即
不違先聖法門而自見深益慎勿隨末法所尚乞
空文於有位求為銘誌張飾說以浼吾至囑々々
因自所叙曰無生常住真皈告且繫之以此銘々々曰

無涯湛海 瞥起一漚 且乎百年 曷淨曷休
廣莫清漢 欵生片雲 有無起滅 隱顯何分
了茲二者 即見實相 十世古今 始終現量
吾銘此旨 昭告汝曹 泥多佛大 水長船高

玄泰山謠

石霜諸法嗣 傳燈十六

之東號七寶臺 誓不立門

徒四方後進 依附皆用交友之禮 嘗以衡山多被
山民斬木燒畚為害 滋甚乃作畚山謠 遠邇傳播
達于九重 有詔禁止 故嶽中蘭若無復 爇師之
力也 畚山謠

畚山兒無所知

車馬年六斫斷青山幄

就中最好衡嶽色 杉松利斧摧真枝
靈禽野鶴無因依 白雲迴避青煙飛
猿猱路絕岩崖出 芝朮失根茹草肥

年々斫罷仍栽鋤
又道今年種不多
國家壽嶽當如此

千秋終是難復初
來年更斫當陽坡
不知此理如之何

紹銑設館

北禪賢法嗣
僧寶中

禪師道價方增荆湖衲子
韓超入江南者出長沙百里無託宿所多為盜劫掠路因不通師年五十為館請僧主之以接納使
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為入

福國戕橋

傳燈五

江西志微禪師者江西人也姓

六祖負金

張氏各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表為天下所聞然

祖是菩薩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執行焉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劍來在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獲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竄遁終提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觀問答機緣相契祖曰汝今徹也且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神光償債

會元一

二祖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

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既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妊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群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

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室靜禪師出家
受具於東穆素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
二卻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
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南
矣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
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祖遂以
見神事自示師之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乃
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
磨大士為汝之師也祖受教造于少室達磨遂因
與易名曰惠可傳授之後於堯城縣匡救寺之三
門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辨和法師於其寺講涅槃
經其徒闡師闡法稍多引去和丕勝其憤乃與
謗于邑寄程仲侃侃感其說加師以非法債師以
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償債○皓月供奉問長沙

岑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師子尊
者二祖大師為甚麼却償債岑云本德不識本來
空如何是本來空云業障是如何是業障是云本
來空是供奉無語長沙乃示偈云假有元非有假
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

洛浦授師

傳燈十六

見前來嶺鳳巢之處又會元

第六云師游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

不訪夾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卻再
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飯去舉似和上僧回舉
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
救不救也師果三日後到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
交手而立山曰鷄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自遠趨
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閣黎此間無老僧師便
喝山曰住且莫草々念々雲月是同溪山各異

沙彌來戒

傳燈十四 高沙弥初參藥山山問甚麼
處來曰南嶽來山云何處去曰江陵受
戒去山云受戒圖箇甚麼曰圖免生死曰有
一人
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曰恁麼則佛戒何用
山曰猶掛唇齒在便召維那云者跛脚沙弥不在
僧寮安排向後庵著山謂道吾雲岩曰適來一箇
沙弥卻有來由道吾曰也須勘過始得山乃再問
諦云是說長安甚開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徒看經
得請益得曰恕不與麼山曰大有人不與麼不得
曰不道他無只是不肯兼當

蔣山三障

慈明圓法嗣 舒王初丁大母夫人憂讀
傳燈廿三 經山中與蔣山贊元禪師
游如泉魚問祖師意旨師不答王益扣之師曰公
般若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恐純熟

王曰願聞其說師云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
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
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
時能一念万年哉一又多怒二而學問尚理於道
為所知愚三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有擔薄
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
拜受教

華藏四尋

鎮州蘿蔔

會元四 僧問趙州兼聞北尚親見
南泉是香州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普化生菜

傳燈十 普化一日在僧堂前契生菜臨
濟見云大似一頭驢普化便作驢鳴濟
云這賊普化云賊賊便出去

永嘉一宿

會元二 温州玄覺禪師詣曹溪初到振

錫携瓶遠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
門者具三千威儀八万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
大我慢師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体取
無生了無速乎云体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
如是于時大衆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
祖曰返太速特師云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汝
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
當分別師云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
一宿時謂之一宿覺翌日回永嘉

雲蓋半載

石霜諸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
會元六 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

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為闍梨功力不到師不禮
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云非但闍梨老僧亦不

奈何師云和尚為甚麼不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
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開即
不問方戶俱開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僧無
對經半年方始下一點語曰無人接得渠師去乃
禮拜乞為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
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
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王岳四玄

瀉仰三昧

天眼目 朗州古堤和尚仰山到參堤
曰去汝無佛性山又手近前三步應諾

堤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
得名為山處得地堤曰莫是為山的字麼山曰世
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

三昧堤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歎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為羨伯○義海仰山坐次有僧來作禮山不顧其僧乃問師議字否山曰隨分僧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山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山改十字作卍字僧乃劃此卍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山乃劃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妻至德勢山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山山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山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觀此三昧不辨其理山曰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射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

桐峯虎聲

臨濟法嗣僧到桐峯主處便問這裡忽逢大虫時又作麼生庵主作虎聲僧作怕勢庵主呵々大笑僧云這老賊庵主云爭奈老僧何僧便休去

投子牛在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因一婆上山云家中失却牛請師卜師召婆々應諾師云牛在婆乃歡喜而去

鏡清失利

雪峰法嗣越州鏡清寺道怱順德禪師會元七新到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

響鏡清猶有這箇在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問荷玉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云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云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卻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云如今作麼生僧

舉拳師云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怎麼則禮拜去也師云鏡清今日失利師見僧學書延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尚鑑師云一點未分三分着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云鏡清今日失利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元正啓新万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上堂衆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衆動著也二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戴出去師曰鏡清今日失利

趙州下載

會元四趙州上堂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即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即與上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即失大史云又非動至者近下人問道即得道

歸宗插標

禪林類聚十八飯宗常禪師因普請入園取菜乃畫一圓相田却一株菜以標挿之語首座大衆云輒不得動着每人下一轉語來是時一衆各呈見解未嘗有契師以棒趁云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惠契欲我多少菜不能與圓頭出氣乃踏倒標子拽着菜而飯

興化擲拐

會元四興化到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云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擲下拐子端然而逝

清豁歸山

泉州睡童薄禪師嗣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將傳燈二十三順世捨衆欲入山待滅過

亭谿石橋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溪溪畔水汝飯滄海我飯山即往貴湖鵝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躰施諸蟲

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盤石儼然長往
弟子戒因入山尋見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
之所侵食遂就閣維散於林野今泉州開元寺淨
土院影堂存焉

性空渡海

黃龍惡悟禪師嗣

蜀僧普首座自號性空菴
主因欲泛海辭別緇素而

說偈言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一免開擴
撒手便行不妨懽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
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入唱由是登漆盆張布帆
舉手以謝四衆乃吹鐺笛至洪波中而自沒矣三
日後潮退於沙洲上踟躕而坐神色不動道友幾
百人迎飯青龍供養五日茶毘舍利五色如珠無
數雙鶴盤旋竟一畫一圓出時一林葉以懸於
日火盡而去林葉懸十八如宗常講因普首人

黃龍三問

會元十七

黃龍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

有生緣上坐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
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
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
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醉者師未嘗可否
欽目危坐人莫測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師云已過
関者掉臂徑往安知有関吏問可否此未透関者
也叢林且之為黃龍三関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
肯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
與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
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今踏著
無生會得雲收月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
斷處伸驢脚因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參學者
三関一透將來

浮山九帶

入天眼目

浮山遠既老退休於會聖崑

因閱斑固九流

儒流道流陰流法流

濃遂擬之作九帶叙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機語參

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帶其二曰佛法藏帶其

三曰理實帶其四曰事實帶其五曰理事縱橫帶

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挾兼帶其八曰金針雙

鑽帶其九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

青州正座

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參浮山

嗣洞下宗山遂書偈送曰須彌立虛空

日月轉而轉群峯漸倚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

發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輶令依圓

通透禪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

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

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室見師正睡

乃擊床可白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坐喫了打眠師

云和尚教集何為通曰何不參禪去師云美食不

中飽夫喫通曰爭奈大有入不肯上坐師云待肯

堪作甚麼通曰上坐曾見甚麼人來師云浮山通

曰恠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飯方丈由是道聲

藉甚初在白雲次遷投子時名

普明不拜

普明不拜

仁儉短偈

傳燈四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

羅問放曠郊野時謂之騰和尙唐天

冊問天后詔入內至殿前御視天后良久曰會麼

后曰不會師云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晉

短歌十九首天晴

右覽而嘉之

永嘉長歌

會元二永嘉大師作證道歌冰泮天下

老龐及第

西竺謂之震且聖者經即曹溪末後之旨
碧巖五龐居士曰十方同聚會箇人學

慶諸登科

道吾智法嗣許州金明上坐曾問石霜

禪林類聚十七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云
直須萬年後問萬年後如何師去登科任汝登科
拔萃任汝拔萃後問經山諷云一毫穿衆穴時如
何諷曰先靴任汝先靴結異任汝結異

陳操驗僧

傳燈十一陳操尚書與僧齋次忽拈起

胡餅問僧曰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僧
曰尚書適來喫什麼尚書曰敲鐘謝響又一日齋
僧喫粥行餅僧展手欲接尚書迺縮手僧無語尚
書舉果然之異日問僧曰有箇事與上座商量

得麼僧曰合取狗口尚書自擲口曰操罪過僧曰
知過必改尚書曰恁麼即乞上座口喫飯又齋僧
自行食次日上坐施食上坐曰三德六味尚書曰
錯上座無對

真際勘婆

傳燈十一五臺山有一婆子接待凡有僧

問臺山路甚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僧才
行婆云好箇師僧又與麼去如是既久游僧傳到
趙州聞得乃云待老僧為汝去勘破州往彼便
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州才行婆云好
箇師僧又與麼去州回陞座舉示大眾云已為諸
人勘破婆子了也

道士背坐

傳燈十七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
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

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法

眼代天識得汝云去果向甚想

疎山倒屣

傳燈十七 香嚴禪師因僧問不基諸聖

不携疎山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問阿誰衆

曰師叔嚴曰不語老僧那師出云是嚴曰汝莫道

得曰道得嚴曰汝試道看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

資禮始得嚴乃下座禮拜躡前問師云何不道肯

重不得全嚴曰饒汝怎麼也須三十年倒屣設住

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疎山果如

嚴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

年倒屣今燒三年每食畢以手扶而吐之以應前記

義存漆桶

會元七投子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峯曰

釋許勲子曰不快漆桶投子與雪峯遊竟眠有兩

路問那箇是竟眠路子以杖指之峯云東去西去

子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子曰不是性

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子曰不快漆桶問此間

還有人參也無字將鑷頭拋向峯面前峯曰怎麼

則當處掘去也子曰不快漆桶雪峯上堂盡大地

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

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

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

又曰狼籍不少禪林類聚云玄沙備禪師因雪峯垂語

師備飯籬云飯籬邊坐餓死漢臨河渴死漢師云

飯籬裡坐餓死漢水裡沒頭浸渴死漢

安國折筍

玄沙法嗣福州安國院惠球寂照禪師

傳燈十一中塔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

各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卻是山河大地
與汝發明其道現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
一切無為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
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
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著
攬大海水冷彼魚龍知水為命會麼若無智眼而
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為究竟

鹿門破鐺

雲岩出糞

會元五藥山問雲岩作什麼岩云擔屎
山曰那箇擔岩曰在師曰汝來去為誰
曰替他東西岩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岩
曰不合怎麼道曰如何
是道岩曰還曾擔麼

寂子擔禾

傳燈十一瀉山問仰山何處來仰云田
中來瀉曰禾好刈也未仰云好刈也瀉
曰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云和尚背後
是什麼瀉曰子還見麼仰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
問這箇瀉曰此是鵝王擇乳

雲門花欄

陸亘瓶鵝

雲門錄僧問雲門如何
是清淨法身門云花藥欄
傳燈十陸亘大夫問南泉曰古人瓶
中養鵝鵝漸々長大出瓶不得如今
不得豎瓶不得揜鵝和尚作麼生出得泉召曰木
夫陸應諾泉曰出也從此開解即禮謝

石室踏碓

碧岩三六祖初謁五祖於黃梅法乳相
投遂負石於腰以拱殿春之發後僧問
臨濟云石室行者踏碓為什麼志移却脚濟曰沒

溺深坑石室曰善道

天目撞羅

雲門偃法嗣 會元十五

率先深禪師因問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

網透出師曰明兄後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日雖然如是爭如當時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霍霍貫按劍

會元十五

明州雪竇重顯明覺大師

堂僧問如何吹毛劍師云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噀一噀乃曰大眾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嘗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透着即燒却面門亦如按大阿寶劍衝前即喪身失命師云大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未照云云師云輕閃爍復曰看之便下座問師云師云

韶山亞戈

夾山法嗣 會元六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導布衲

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迤前把住曰久響韶山莫便是否師云是即是闍梨有甚麼事遵曰擬伸問師還答否韶山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齊亨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云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過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云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個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五機薩師云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

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飯山繞人師召近前曰閣梨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閣梨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弥閣梨按劍上來老僧揮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人人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鑑師云不鑑遵曰為甚不鑑師云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

古靈措替

百丈法嗣 會元四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因受業師問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

讚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浴僉讚去垢讚廻拈背曰好箇佛堂只是佛不聖其師回首視之讚曰雖然不聖卻解放光

從諗洗脚

會元十一

趙州行脚時參臨濟遇濟洗脚次州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曰

恰值老僧洗脚州近前作聽勢濟云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在州便下去

青林死蛇

洞山价法嗣 會元十二

青林度禪師問于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

怨長天月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云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云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拈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泐潭活雀

九峯度法嗣 傳燈十七

泐潭明禪師僧問確搏

云猛虎口裡活雀兒

玄沙三病

會元七

玄沙有時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瘡三種

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槌豎拂他眼且不見共他
說話耳又不聞曰復瘥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
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商量否師云許
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

天平兩錯

清溪山主洪進法嗣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
傳燈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

話人也無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漪平舉頭西院
曰錯平行三兩步西院曰錯平近前西院云適來
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坐錯平云從漪西院曰錯
平休去日問舉人對却却却曰

溢水蓮池

會元十二西院問曰

趙州畧約

傳燈十僧問趙州夕響趙州石橋到來
共見畧約州曰汝只見畧約不見見石橋

僧云如何是石橋州曰渡驢渡馬

大陽錢財

會元十二郢州大陽惠堅禪師僧問如
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

清平杓索

會元清平和尚僧問如何是大乘
師云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云錢貫問

如何是有漏師曰放箭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

白大御書

會元三見
下之註

青猿洗鉢

會元二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
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

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
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若等經千餘卷有
誦之者曰勞乏玉齒寒似逆岩泉急有時中夜坐
塔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

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居祝
融峯之華嚴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
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臘延入
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道師參禪了心地
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
竺往鄒峯登太白穿鴈蕩盤礴於翠峯七十二庵
回赤城懸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大岩等處返
飛來接之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徧稱道
人遊之自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嚴與朗
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為使
令故題朗壁曰白大御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
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年正且手塑一像至九日
像成問其徒惠雲曰此誰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
澡浴易衣跣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

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
得去往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年
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
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奠塔洞開少選塔
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即持往秦望山建窣
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丁巳考
之實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
失載開元中惠雲門入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飲光坐禪 梵曰迦葉波此言飲光姓也或云身光
殊特能飲諸夫及日月等光昔悉不見
故曰飲光黃童南譏泉大道怛率戲酌以偈曰飲
光論劫坐禪布袋經年落魄疥狗不願生天却笑
雲中白鶴○涅槃經云余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
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

法眼藏余時迦葉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觀勝光
羽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
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
雙樹間悲戀號泣

布袋落魄

會元飲光論劫坐禪布袋經年落魄
亦豹不願生天却笑雲中白鶴○明州

奉化縣布袋和尚自稱契此形骸眼臉蹙額脣腹
出語無定寢卧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并破席凡
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鄞肆聚落見物則乞○佛
祖統紀云布袋背上有一目水戲之時人知之

推倒回頭

僧寶傳中註兼之

趯翻不托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弄師子者發
明心要則以絲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

以為號住西余山有狂僧号回頭和尚以左道鼓
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守呂公肉食
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
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女人號不托掘秀
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堪住
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章丞相子厚
請外座使俞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翻
不托

道者休

鏡清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開曰
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僧曰既是當斷為

什麼不斷師云我若盡法直恐無民只不怕無民
請師盡法師云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
南互識伊和尚來○錢主欲廣府中禪會命居天
龍寺始見師乃曰真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

盛於玄學其後又創龍冊寺延請居焉○高安白水本住禪師謂鏡清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仁曰還有所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仁曰直饒道者滴水永生亦不干他事曰滴水永生事不相涉仁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仁曰此人不落意此人擊仁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暗喙

塔主莫人

雲門法嗣薦福兼古禪師因遊廬山登會元十五歐峯變宏覺塔院閑寂求居

之清規凜然過者肅恭時叢林號古塔主僧問如何是佛主云莫人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莫人

太守病痊

傳燈北七閻丘台州守也因丘卧病不起或人勸云可見高僧因見豐干於鴈

蕩子死水與丘飲之病了愈

君王臂落

傳燈二蜀賓國王問師子尊者曰師得蘊空不者曰已得曰離生死不者曰已

離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者曰非我有何怯於頭王揮劍斷者頭白乳湧高數尺王臂自墮

次公點眼

駙馬索藥

石門聰弟子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臨會元十二終時瞞鼻躁熱有尼道堅

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曰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

禪苑蒙求卷之中

單求藥來卷之年

...

...

...

...

揚其索藥

...

必公濕罪

...

王真險難...

...

...

...

...